春秋直解

春秋直解卷之八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崟校讐

余　熙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燠應之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作丘甲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

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今作邱甲者即邱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賦雖不同其實皆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曰作者不宜作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徃者行父會

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公子遂納賂而後盟於鄟邱今以散卿盟霸主而不以爲嫌蓋政在大夫晉亦習而不察矣往者晉人悔處父之盟尙盟公於國中今乃出國而盟臧孫則晉霸益衰而急於得魯可知矣行父既與齊隙而忌歸父又與僑如不協故不敢自出而使臧孫如晉其深心而善自爲謀如此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

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鄭伯敗王不書此何以書戎敗王師猶可言也諸侯敗王不可言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稱師將非卿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

穀梁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策而晉郤克衛孫良夫亦以名見矣而曹公子首亦以名見矣曹大夫終春秋皆稱人而此獨以名見則舊史承諸卿之私意而非有典法明矣然則孔子不革何也使革之而魯舉元帥曹書人則諸卿驕悖無君之迹轉不可得而見矣春秋時軍帥正佐

皆卿許行父之佐也嬰齊僑如之佐也蓋是將
舍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四卿並將空國以
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
陳氏傅良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
不書書舍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
介至是而無將佐舍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書
良夫曹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
征伐在大夫不獨舍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及者以內及外也國佐請盟不可以言會舍及無以爲辭楚屈完服義而受盟完請之也故書來盟齊國佐納賂以求息師不可則再戰未嘗請盟也故書如師召陵之盟不書及楚屈完以九國之君下盟楚大夫故變文以見義也袁婁以大夫盟大夫則直書其事而已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胡傳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據左傳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而經書取何也非齊人之所欲也。汪氏克寛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據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而經諱之非也胡傳謂莫重乎公會嬰齊故書會而不書侵亦非也。蓋楚師方向魯而三桓遽迫公出迎楚遂按兵故舊史書會而不言侵耳。蜀之會盟不諱公所以著三桓之罪也使書楚人侵我而公出會則三桓之罪益明何故隱其罪乎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此會之辱過於齊之盟而書公不諱何也著三

桓之惡也侯伯會盟則大夫往與亢禮而荆蠻之臣使公辱焉其傎甚矣且是盟諸國皆大夫會而魯獨君往蓋緣楚師之入本為救齊而鞏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逆公以往也若諱公則或疑微者往會而三桓之惡隱矣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氏楚益強諸侯以盟主事之故其臣名氏具詳也○哀公會吳於鄫吳召季康子不往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此會實始基之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自成十五年會鍾離以前列國大夫之特會特盟有以名見者衆會齊盟猶稱人也此盟楚主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楚之國傳稱蔡許之君實與而經不書非孔子削之也楚人以爲私而不列於載書如號之會邾滕不與耳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實畏楚故楚師既還而後伐鄭成公幼弱而親會師三桓懼楚人之討將委咎於君也宋衛未葬而稱爵以吉服從戎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氏絢曰不書宣宮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也宣公薨至是二十有

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李光地曰據古廟制考宮非新作廟也新之而遷舊主易以新主焉耳新主未入則舊主在焉災而哭禮也劉胡之說未知然否。馮荆南曰新主未入舊主在焉則宜從舊主之謚而不宜曰新宮豈宮室之新作者而非廟寢與。黄世成曰廟屏既徹遷新主當入必先遷舊主而後可易檐改塗於此時遇災既不得追稱僖宮又不得預稱宣宮故曰新宮宗廟有災先君之主不得以時入廟嗣子

及羣臣臨哭禮固宜然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且用除喪入見之禮以事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書大夫將始此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胡傳魯於

是時初稅畝作邱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與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衞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先書聘而後書盟受命而聘非受命而來盟也不書盟者而第言及何也來盟不書盟者蒞盟不書其人以國與之也來聘而盟事與來盟類

不書盟者則不得不第書及也劉敞謂荀庚良夫不繫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也蒙上來聘之文耳

鄭伐許

鄭許之侵伐亟矣又二國之私而與諸侯無與也或赴告不及傳闕畧不知主兵者爲君爲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於某國而已先儒謂號舉以懲其惡則是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鄭伯伐許皆無惡而獨

是役惡乎此以知其不可通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武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啖氏
助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傳意以
爲武功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鞌戰之

故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取鄟

鄟微國也取者取爲附庸也謂內滅書取非也僖三年徐人取舒外亦書取十七年滅項內亦書滅以此知滅與取異道也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鄟邿無所繫此以知其爲微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據左傳以其辭會晉命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自聋以後爵卿並將則並書史以爲常法矣孔子因之著三家之逆萌也晉六卿在行獨書元帥統於君命也宣公薨歸父逐國政盡歸於三家君不足以統之矣○李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霸主而與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

侵宋十年衞𪧐背侵鄭左傳皆曰晉命也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衞左傳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與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自盟蜀以後、楚卿將無不以名見者矣、其書人與師者、將非卿也、蓋一同於齊晉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傷自牛作故曰郊牛之口鼷鼠食之則不曰郊牛之角文當然也

吳伐郯

吳以虢舉魯人忽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書免牛復書不郊

何也諭時而中有間事也

秋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晉自文襄之霸凡有戰伐齊君未嘗親從自敗於鞌而求服無會不與無役不從由是楚氣亦少靖焉。趙盾乘晉霸之盛而使亂賊公行荆蠻益熾以盾為身謀而不恤國事也。荀林父郤克欒書當喪敗之餘而復振以尚能承君命而盡

力於疆場耳然靈公幼弱不道乃肩所以啓其姦心而景公會盟救伐多身親之所以謹其操柄其根源又在於此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家氏鉉翁曰林父結晉之權臣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偪衛衎不能君衎

共犯上逐其君立所善之公子卒入戚以叛爲衞患者幾四十年晉實爲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郤克戰勝令齊反魯衞之侵地今復有命俾歸諸齊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皆非也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納幣使卿非禮也履緰逆女不書紀侯使何也凡爲君逆稱女自逆稱某姬見於册書者詳矣雖不書紀侯使而知其爲君逆也若納幣不書使則疑於壽之自爲也然則公子遂如齊納幣不疑何也內臣書如皆奉君命之辭也外臣書來則以其私者多矣不可以無辨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其曰天子文誤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內女之卒不書者也叔姬大歸而書卒何也以杞伯逆其喪以歸不可以不書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李光地曰晉既通吳欲以病楚恐非以郯事吳

而伐之也其或郯附楚而吳晉交加以師與

衞人來媵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媵之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三國來媵非禮也○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果爾則第書齊人來媵可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無貶辭則知叔姬無悖德反義之行夫在而逆

喪歸葬則自應祔廟與宋襄之母異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之歸不書此何以書納幣非禮致之非禮
媵之非禮故不得不志其歸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非會非伐則因朝而執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入鄆重言楚人。明異事也。莒潰而更人鄆故爲

更端之辭程子謂前書嬰齊名氏後書人與會

蜀盟蜀同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非也盟蜀稱

人蓋自成以前衆會齊盟諸侯之大夫例稱人。

嬰齊不得獨以名見也此書楚人則嬰齊在莒而以偏師入鄆耳使嬰齊自莒入鄆則當書遂○楚不救鄭而用師於莒攻其無備以撓晉也晉再與莒盟而不救尚可以責鄭之會楚乎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傳示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穀梁傳非外民胡傳譏警守之微皆非也未有設險守國而城宮外之城者必夫人僑如穢迹彰聞欲去季孟因恐季孟圖已而陰爲之備耳其後沙隨之會孟獻子守於公宮則當時國勢可知矣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其稱衞侯之弟何未有職司而任國之大事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傳鄭人改立君晉伐鄭而歸鄭伯經不書何也凡書歸者其國以告也豈鄭伯之歸在會伐還師之後賊會之同伐而不以歸告與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稱晉人止公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是也

胡傳孔子諱之非也以天子之禮事大國與小

國以天子之禮事魯而魯受之。其惡同也。邾子滕子來奔喪魯人以爲榮而書之則孔子不削矣。以是知送晉楚之葬奔齊之喪乃魯人以爲辱而不書。如書則孔子不削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不書公在晉者以朝會而在異國常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高氏閌謂公留晉九月晉侯不與盟反公於國

而使大夫盟爲無禮於公非也晉侯在喪義不得盟諸侯又據經所書郤犫受命而來聘耳其盟也或魯人請之或犫實專之耳且內大夫盟外侯伯者多矣以魯之弱小豈敢以無禮加人哉凡在喪而會盟皆小國迫於霸令也傳載晉平公之喪子皮請朝新君晉人辭子產相鄭伯如晉以魯喪不見則晉侯之不盟公非故畢魯可知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魯旣憾晉又恐齊乘閒而修怨故講好而釋言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自周無出三傳因天王居皇居狄泉及子瑕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之奔皆不書出而誤爲此說也皇與狄泉皆在畿內而襄王越在鄭地安得不書出乎子朝及尹召毛與敬王分國而居不

可以書出非周公棄官而出之比也。惟子瑕於傳無考。然諸侯之大夫自外而奔者。皆不書出。則子瑕必此類也。若譏失道。則周公之失道豈反過於尹召毛之屬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趙氏匡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經不應不書蓋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爲此傳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不以王命興師故特書乞非也桓文倡霸以後徵兵而不出於王命者多矣晉人不能救鄭而伐鄭不能庇鄭而虐執其君以殘其國辱魯君以送葬而歸其田於齊諸侯皆有貳心故伐鄭之役魯請緩師蒲之盟譏晉不德晉人自料德與威俱不足以屬諸侯故不得已而卑禮巽辭以請焉若謂無王命則是役也諸侯皆朝

京師而左傳稱劉子成子會伐秦必非假王靈以徵討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覆言公自京師見諸侯皆會京師也使書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遂會諸侯伐秦則諸侯不會於京師之辭也不書朝于京師而曰如者不予以朝也蓋踐土河陽晉之致王則悖而諸侯之朝王則誠也故直書曰朝若伐秦之役非能朝

也則爲如京師而已傳稱劉子成子會伐而經不書何也汪氏克寛曰書劉成於晉侯之上則疑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矣或曰亦傳之傳聞與經異耳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請討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復曰不以京師致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不言復歸者無不復之勢也衞元咺幾陷其君宋魚石晉欒盈爲國所逐其勢難復故書復歸復入若林父之歸大國爲請而君許之易可知矣故不書復也先儒謂大夫無復道故復歸爲惡歸爲善非也趙鞅之叛楚公子比之弑而第

書歸則以勢之難易爲別而非襃貶所寓明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此無失禮何以書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卒書夫人薨葬稱小君與守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媵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

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知夫人之娶書史備書其得禮而無嫌者則孔子削之也使舊史有擇而書則惟失禮者當其時可辨耳其明嫌者安知後之有嫌而預書之哉穀梁傳謂大夫以夫人非正非也國君之禮異於公子士庶人卿逆而迎於境可矣越國而親迎非禮也程子之辨明矣韓侯因覲而親迎列於大雅故君子無譏莊之篇前書公如齊納幣後書如齊逆女皆以非禮書也卿逆爲禮則何以書使不書翬

之逆而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則與文夫人歸寧而至同文不知其爲始婚矣不書遂與僑如之逆而書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更不知其事之端與義之所在矣其稱婦姜氏而異於文宣二夫人何也李氏廉曰無貶也趙氏匡曰書氏傳寫誤增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因歸父稱公孫嬰齊稱氏遂有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議禮之家多據焉其實非經義也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皆公孫聲伯會盟侵伐屢稱公孫嬰齊而仲嬰齊無所見使其卒也書公孫嬰齊則不知其爲兩人而十七年卒於貍脤者又不知其爲何人矣此必魯人本以仲爲別而舊史因之也爲歸父後之說亦傳者之訛蓋當宣公時仲遂親用過於三桓歸父嗣職

葬齊侯聘於齊帥師伐邾會齊伐莒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凡國之大政皆獨操之今又如晉使羽翼既成必與三桓相軋故乘嗣君初立其身在外而遣其家以仲爲氏非後歸父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遂之生也已賜氏矣

癸丑公會晉侯衞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此列國大夫齊盟以名見之始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凡執諸侯大夫稱人者以是爲亂世相變累之事故執得以其罪而歸於京師則稱爵明方伯之職所當爲也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則稱爵焉不稱歸之于者王在京師與衛侯鄭之執王在踐土異也曹負芻之罪不著於春秋趙氏汸謂曹伯卒太子未立其位故不敢二尊非也陳招殺世子偃師書則非法不宜書明矣左傳諸侯請討晉人以其役之勞也請侯他年或以稽討而命諸侯勿籍故宣待踰年

執曹伯而後舊史有其文與然前書曹伯以霸事卒於師而後書晉侯執曹伯則非曹伯之子當立乎其位者亦明矣曹伯有當執之罪不宜使列於盟亶書而過自見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所云顯與經背使華元果至河而反綈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矣其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正爲晉宋懸隔千里奔晉歸宋非一時事不得不再舉華元許鄭接壤良霄方出即入不得再舉良霄皆因事屬辭以著其實也胡傳謂辭繁而不殺所以與元誤矣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何也宋人惡之而不以氏赴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衞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列國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既而晉大夫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衆會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而張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因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一仍其舊而不革也自二傳以殊會爲外

吳先僭遂謂春秋惡吳吳過於楚以其同姓僭王若不殊會則是代宗周爲共主非也楚會諸侯始于盂宋公召之自曹以外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盂也僖二十七年楚人自帥四國圍宋公懼而往會以受盟不得曰公會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會楚人盟于宋也成二年嬰齊內侵而公往會之諸國之大夫亦各往會之不得曰公會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郳人會楚人盟于蜀也至宋虢之盟晉楚各帥其屬以至申之會楚召而諸侯聽命焉其不得以會楚爲文又明矣若鍾離柤向則吳人在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會從晉而往會者也非會又會無以著事實見情勢也襄五年會于戚吳人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左傳於諸會皆不言盟盡會而不盟也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亦無稽之言○雞之戰大夫主兵而大有功遂爲大夫會

伐書名之始。鍾離之會諸侯不出而委大夫以通吳遂爲大夫衆會書名之始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故舊史直其人而書之詳耳。汪氏克寬謂會者實吳子非也屢會之後吳子尚不肯親並況初約哉。孫林父甫歸即出會盟衛侯不謹於操柄所以終釀篡弒之禍也

許遷于葉

凡以遷於人書者其國自是而亡也以自遷書者猶能國也然必迫於外患震蕩播越而後書

蓋必如是而後其國以遷告也○左傳晉遷於新田楚遷於鄀鄀遷於繹皆不見經蓋擇地而居無爲赴告於鄰國故舊史無其文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高氏閌曰雨著木而成冰上溫而下寒陰陽乖隔上下不通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怨晉故堅附楚同病中國自是諸侯之師無

寧歲矣爲楚侵宋魚石存楚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城濮書楚人救衛邲書楚子圍鄭鄢陵晉楚合兵之由也鄢陵不書救鄭以鄭會戰則楚救而合謀拒晉可知矣不書伐鄭侯楚之至而遇於鄢陵未暇致伐於鄭也楚不書師敗績以君傷爲

重也。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宋人告敗而諱君傷也。此則晉人告克而并告楚子之集矢於其目耳。晉人乞師於魯則并徵諸侯之師可知矣。而戰者獨晉郤。此見晉致諸侯之難矣。故厲悼之間屢書乞師也。高氏閌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晉不暇俟諸侯之師先與合戰而敗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公

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得見平邱不與盟亦書無隱胡傳遂謂春秋榮義而不榮勢二役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恥皆舊史之文春秋無此法也恥莫大於文姜哀姜二夫人之孫莊公之與讐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爲諱乎及處父盟送晉侯葬葢時君以爲恥故史臣不敢斥言其事魯至成襄以後季孫居國威重過於君沙隨之後伐鄭行父

見執平邱之後意如見執季孫之執既不得不書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苕邱傳載行父代公執而憫其忠則季孫方以是自爲功而史臣敢諱公之不見乎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陳氏傅良謂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爲厲公無道之甚非也桓公倡霸之初已有王臣列序者矣諸儒蓋因晉厲公見弒稱國不得其義

以爲無道之極故每事必求其罪端不知王臣會伐非與盟之比盟乃以不信施於尊者若彰天討而王臣蒞之未爲害義也厲公時晉霸中衰欲假王靈以振之事周之禮最謹故興師屢請王命討罪以歸京師諸儒未察其實耳

曹伯歸自京師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絶也不絶其位所以累天王也其言自京師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左傳作赦宋元諸儒讀去聲作置內臣執未有言所置之地者且行父以九月釋故僑如十月奔若執而置之苕丘則僑如方妄意季孟可除魯政可得何故速奔其義當以左傳爲正也內臣執亦未有言釋之之地者而獨於行父言之何也婼意如執而歸中無異事言歸則釋可知行父則釋而盟歸而不致不書釋之之地則方執而忽盟無以著其得解於晉之情形旣盟而不致無以見其旋歸於魯之事實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在會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晉人以公爲贅疣矣

公至自會

高氏閌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舉公爲重也○李氏廉謂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爲春秋立文之精非也或致前事或致後事皆舊史之文耳此年諸

侯次於鄭西魯以內難不敢過鄭則不與伐可知。明年夏伐鄭自童戲至於洧曲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則兵未嘗接可知。且當是時亂臣搆讒盟主聽失魯君臣皆以會而得歸為喜。故告於先君。以自會為言。至冬伐鄭則疑怨已解。在會無危。且傳稱圍鄭。則薄其城下。協心同攻。故歸而以伐告耳。

乙酉刺公子偃

其與公子買之刺異辭何也戍衛不卒當曰刺

買之獄辭也故舊史據而書之若假之刺則其故不可言當日刺之亦不能明言其故也則直書刺而已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趙氏鵬飛曰成公七年蓋嘗卜之而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而遂不郊今懼卜而不從則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齊書人非卿也自成以後列國之卿會盟侵伐皆以名見其不名者非卿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別無嬰齊承使之文則從公而道卒可知矣公至而後卒以疾而滯留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先儒謂胥童導君作難故不得以死節書非也州蒲之弒未有主名而胥童死在弒先則以國殺告而不以從死告明矣舊史以國殺書孔子不能革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胡傳因左傳謂弒君稱人君無道而穀梁於此傳又曰稱國以弒君惡極矣遂謂春秋淵畧於

欒書悖矣厲公承晉霸中衰之後謹持操柄無役不親討伐多請王命執罪以歸京師自誅三郤而外未聞其有亂政虐民之事徧得罪於國人也春秋弒君三十六其淫昏暴虐簒弒之罪十百於晉厲者多矣其弒也或目其賊或稱國人何獨苛於晉厲而恕於欒書哉蓋書偃執政赴於諸侯必曰程滑弒君否則衆亂而不得其主名也舊史承赴以書必曰晉人而實則書偃孔子據魯史以修春秋欲正之則無所據欲仍

之則非其眞故第書晉有是事而不敢溢一辭焉蓋書晉弒雖未歸獄於書偃而書偃尙在其中若書晉人是決其爲衆亂賊由微者而書偃轉超然於是獄之外矣此春秋之特筆非舊史所能與也○國語稱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世衰道微人多附勢而不依於理是非失實久而難辨欒書弒君之賊而晉人思之如召公傳者過而傳之諸儒又過而信之不可以不察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陳孔寧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國而安其身無他志也宋魚石不書納將入而爲亂意不止於求復楚人之意亦不止於納魚石也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於戚聵無徒衆也魚石及四大夫實繁有徒因楚鄭之師而復入焉所以不言納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許氏翰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叛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成公之世晉楚爭衡勞役日繁強臣擅國毋尚名辱而自娛於苑囿可謂失其本心矣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翰曰悼公初立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

　後此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